

李太白詩同姓典述評

阮廷瑜

詩之用典作用有三：「⊖避免平凡單調，⊖可以使詩美化，⊖可以使詩意深婉。」（註一）運用典實，既有其作用，則其優劣，端視其運用是否妥當。蓋「陳古諷今，因彼證此，不可着迹，只使影子可也。雖死事亦當活用。」（註二）

典實之運用，有特用同姓典者，如果運用妥切，讀來便覺興味無窮，亦即前所謂活用是也。如

杜審言夏日過鄭七山齋詩：「共有樽中好，言尋谷口來。」用鄭子真典，人地均切。

杜甫徐卿二子歌：「並是天上麒麟兒。」用徐孝穆事，人事並切。

岑參宿闕西客舍寄山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高道舉徵詩：「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嚴光許由分指，人事妥切之至。

王十朋與鄭時敏登樓把酒詩：「登樓能賦非王粲，沽酒忘形有鄭虔。」分用王鄭典，人事地俱切。

王敬美送蔡子木詩：「一去蔡邕誰倒屣，可憐王粲獨登樓。」蔡王雙關，人事甚切。

戴君仁送馬孝炎返里詩：「壯志難甘伏波老，高才應推季長儔。」（註三）用二馬典，人事並切，且典皆出同一朝。

李太白亦極愛用同姓典實，茲逐一述評之！

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川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前用博陵崔川平與亮友善事，乃讀諸葛亮傳中實事，然此詩以武侯自許，故嚴滄浪云：贈人適以自贈。觀詩結意，亦望崔少府之待己，當如川平之於孔明也。準此，崔川平亦可謂同姓典實手法。後之「晚途值子玉」，用崔瑗與馬融張衡友好事，固同姓典也。

贈裴十四：「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從玉山推廣話頭，切人，寫得豪曠。

贈饒陽張司戶燧（燧，繆本作璩）：「愧非黃石老，安識子房賢。」單切張。

贈郭季鷹：「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起以郭泰美季鷹，即此而已，不佳。且此詩後四句着意在季鷹二字上着色，均是醜處，故或疑此詩乃王安石偽作。

贈華川王司士：「淮水不絕波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首尾兩用王姓事：起是王導渡淮，使郭璞卜筮；結用王祥佩刀。人事不甚切，可不必如此。

口號贈楊徵君：「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此詩共引三人爲比，起云：「陶令辭

彭澤，梁鴻入會稽」，似不倫；末引楊震，亦不倫，與起首陶梁二人更是不甚相洽，同姓典作祟也。

贈溧陽宋少府陟：「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陽，能為高唐賦。」首句喻己，三句言少府，人已雙起法也。唯李斯匪人，不宜引用。好用本姓，此即是病。

贈劉都使：「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起句即言劉都使，唯借劉楨號，以同姓典為用耳。

贈王漢陽：「天落白玉棺，王喬辭葉縣。」起用同姓典；唯贈姓王者，必用王喬事，亦是一套。

贈盧司戶：「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此詩簡鍊絕倫，全詩僅六句，末以同姓事結，不俗。

巴陵贈賈舍人：「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遭到長沙。」賈幼鄰貶岳州司馬之情與賈誼類似，地亦同。故唐汝詢云：用同姓事，如此方切。

對雪醉酸後贈王歷陽：「子猷聞風動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以王子猷居山陰夜雪眠覺酌酒事翻起，頗佳。唯此詩前後總覺不倫，不似太白之手。

贈宣城趙太守悅：「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同姓典中，氣勢極盛之作。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鳳駕憶王子。」王琦注云：王子，謂仙人王子喬，以喻王方城。此亦是套，前所謂贈姓王者，必用王喬事。

淮陰書懷寄王宋城：「飛鳧從西來，適與佳具并，眷言王喬焉，婉變故人情。」此亦贈寄姓王者用王喬事。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游太清。」沈德潛曰：此詩筆下殊有仙氣。今以盧敖同姓典比為仙，切事切人。故吳山民評云：獨結得體。

宣城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其一）：「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此處用同姓典，極其自然。蓋上兩句「遠訪投沙人，因為逃名客。」用賈誼謫長沙事以諭崔四侍御；接用崔駟同姓典，不覺勉強。

別魯頌：「誰道太山高，下卻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摧却魯連舌。」魯連比魯頌，可想見魯頌之人品矣。句亦新鮮，蓋魯連為太白仰慕之人，用同姓典借映，亦見高遠。魏郡別蘇明府西北游：「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用同姓典寫入明府，無勉強之嫌。

留別西河劉少府：「閑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人事不甚切。

送張舍人之江東：「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此處切人切事切時，最爲妥切。

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仙尉趙家玉。」前贈宣城趙太守悅，用趙國平原君典實，雖不切其人之才思，然氣勢極盛。此用趙家玉，既無氣勢可言，具有強綴之弊。

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誰念張仲蔚，還依蒿與蓬。何時一杯酒，更與李膺同。」張仲蔚喻張子，李膺自謂。同姓典分用，尙覺自然。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同姓典頗有生氣。

送侯十一：「朱亥已擊晉，侯嬴尙隱身。」開首卽用同姓典，以朱亥陪起侯嬴；但起句朱亥，仍是無着，自屬勉強。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張翰詩：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對極工美。風流五百年，句亦風流。切人切地切事。

送楊燕之東魯：「關西楊伯起，漢日舊稱賢。」起用同姓，因下有「夫子華陰居，開門對玉蓮。」則人地均切。

送李青歸華陽川：「伯陽仙家子，容色如青春。」李青人不老化，起用李伯陽同姓典，以了仙家。亦切。

送張秀才謁高中丞并序，序曰：「余時繫潯陽獄中，正讀留侯傳。秀才張孟熊，蘊滅胡之策，將之廣陵，謁高中丞。余喜子房之風，感激於斯人，因作是詩以送之。」按詩之前半純贊子房，後半方入張秀才、高中丞。序云讀留侯傳，事屬巧合，亦同姓典也。

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叔繼趙平原，偏承明主恩。」黔府中丞，謂趙國珍（見王琦集註）。趙平原喻中丞。此趙判官赴趙中丞幕，僅一用同姓典。趙姓者同姓典，太白愛用平原以喻。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君卽劉越石，雄豪冠當時。」以劉琨同姓典起，下卽借劉琨事敘劉副使往事。趁勢捲轉，尙稱自然。

五松山送殷淑：「仲文了不還，獨立揚清波。」借殷仲文喻殷淑，與前起首二句「秀色發江左，風流奈若何」配合，同姓典亦風流可見。

訓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訪戴昔未偶，尋嵇此相得。」上句王訪己，下句己尋王。王訪己，用同姓王子猷雪夜乘舟訪戴安道事，人事均切。太白對雪詩喜用子猷事，同姓更不得舍矣。

訓張卿夜宿南陵見贈：「身爲下邳客，家有圯橋書。」用張良同姓典，從張字生情，手法亦妙。張姓人用同姓張良事，太白所素喜，傾慕子房故也。

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相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

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余答以此詩：「張衡殊不樂，應有四愁詩。」同姓典起喻，應詩題「贈余詩」。唐人重內輕外，故張相公未除太子詹事時，自應不樂。切人切事。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予搥碎黃鶴樓：「東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令威。」醉語中用同姓典，亦妙。

至陵陽山登天柱石訓韓侍御見招隱黃山：「韓衆騎白鹿，西往華山中。玉女千餘人，相隨在雲空。見我傳秘訣，精誠與天通。何意到陵陽，遊目送飛鴻。」用同姓韓衆典實陪起，以搥冒全題，然後敘至陵陽。人事尚切。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子猷雪夜訪戴事以起，暗影寒夜，並映王十二。同姓典之切者。

春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起以裴楷有雋儀喻裴使君，王琦以向秀有拔俗之韻注之。僅注拔俗二字，未注裴公。裴公二字非泛指，太白好用同姓典也。

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其二）：「湖西正有月，獨送李膺還。」結以李膺喻從祖濟南太守，同姓典也。李郭同舟而濟事，與題陪泛湖亦切。

遊謝氏山亭：「謝公池塘上，春草颯已生。」王琦註云：因謝氏山亭，故用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作映帶。亦可謂同姓典。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三）：「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洛陽才子，賈誼也。起即以同姓典賈誼李膺分喻賈至李曄，人事地無不切。

與謝良輔遊涇川陵巖寺：「且從康樂尋山水，何必東遊入會稽。」結以同姓謝靈運事出之，人事已切，雖地不切，而「何必東遊入會稽」，已翻言之矣。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王氏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鶴尋道士，愛竹瀟名園。」用同姓王羲之籠鵝及王醜子猷諷嘯拉吳中士大夫竹園事，鵝而必起以二王姓事，亦醜。

註 釋

（註一）先師 戴君仁靜山先生詩學講義。

（註二）楊仲弘詩法作詩準繩。

（註三）先師 戴君仁靜山先生梅園詩存，見戴靜山先生全集。